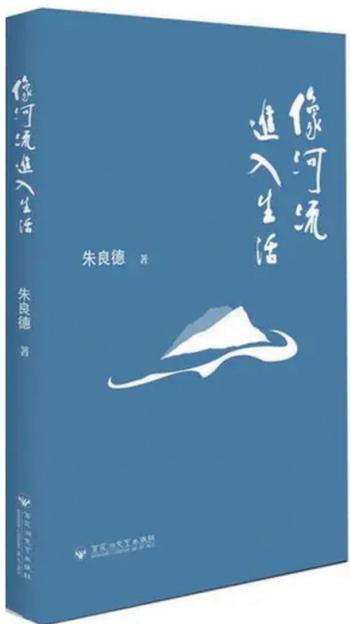


地方经验的表达 与乡村书写的提升

——读朱良德诗集《像河流进入生活》

喻子涵



朱良德新诗集《像河流进入生活》第一辑作品的题目叫《缓慢》，我觉得颇有趣味，很能代表他的人生态度和创作思想。

朱良德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习诗，那时我刚到铜仁民族师范学校（现并入铜仁学院）入职，而他也刚考入这所学校读书，一群有着文学梦的老师和学生凑在了一起，就发生了后来的文学故事。几十年间，朱良德没有放弃，乐此不疲。

我说“缓慢”代表他的人生态度和创作思想，说的是什么都可以应急，而文学创作不要急。他从1993年正式发表作品，31年间仅出版两部诗集，前一本还是2009年出版的《稻草哲学》。当然，是缓慢好，还是快速好，在这高铁时代，我们就不必去比较了。而我要说的是，文学是从咀嚼生活、体味人生、感悟生命而来，只有通过九曲回肠的运化、吸收、转换，方能变成文学。所以朱良德认同缓慢，并以此控制他的创作速度，我认为是正确的。

那么，他是怎样缓慢咀嚼、体味、感悟的呢？下面我谈一谈他的诗歌创作。

《像河流进入生活》是《稻草哲学》的继承与创新。所谓“继承”，是指朱良德诗歌精神有着血脉的延续；所谓“创新”，是指创作的突破与超越。

我曾经为朱良德的《稻草哲学》写过序。《稻草哲学》关注着底层和民生，映照着诗人的人生经历与精神境遇，表现诗人的卑微和对现实的无奈；他以乡村与故土、亲情与爱情、人生与生命、快乐与苦难等各种底层生活事象为载体，表达他的内心之苦、生命之痛与生存之思。《稻草哲学》写得平静而紧凑，简约而隐蔽，他对世事变幻和人情冷暖的感悟比较敏锐、细腻，然而表达很宁静、不狂躁，这是一种可贵的内敛、节制的美学。

《像河流进入生活》仍立足于生活和本土，涉及地方风物、民俗传统、童年记忆、时事变迁、人情世故、人生梦境等等，显然是《稻草哲学》地方经验和底层书写的延续，有着诗歌精神的血脉相连。如第一辑“缓慢”，主要写人与自然的呼应关系，呼唤和呈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美好，赞美播绿、种绿、护绿精神，其中《风吹榉树林》《春天在一棵树上醒来》《与一棵红豆杉对视》《傍晚，向密林深处走去》《绿色之恋》《森林语言》等诗篇，展露非常突出。第二辑“坐在蔚蓝的时光里”，写乡村生活、童年记忆、亲情友情、农村变迁，其中《坐在蔚蓝的时光里》《被时光唤醒的乡愁》《母亲坐在轮椅上》《温暖的陶器》《拆迁户》《搬运工》《亲人》《幸福或者忧伤》《喷响声音》等诗篇，体验尤其深刻。第三辑“波浪的纤绳”，着力于民俗生活、文化传统、古老遗产，展现一个地域的文化标志及其生命力量，其中《木偶戏》《木偶》《一只木箱》《石匠说春》《春官说春》《春牛》《劝农亭》《神示的器物》《竹的图腾》《靛蓝》《印染记忆》《底色》等诗篇，写的都是流传不衰的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第四节“人生就像梦境”，顾名思义，写的就是人生经历、人情世故、生命体验和人文关怀。

通过这本诗集的篇章构成分析，可以见得这本诗集从题材内容、视野角度、写法和语言上，比《稻草哲学》更加宽广、更加纯熟，更有诗意、更有深度。当然，从书名的两个关键词“河

流”和“生活”，暗示出河流的生活状态是约束中有冲劲、恒定中有变化、规范中有不确定性，这是诗人的一种时代意识和开放意识体现，这就是《像河流进入生活》对《稻草哲学》的突破与超越之处。说具体一些，就是《像河流进入生活》更有着深厚的思想含量和情感含量，更有着丰富的文化含量和审美含量。

下面我们欣赏《坐在蔚蓝的时光里》：

夏日的正午，大地空着
院子空着，宛若乡村无声的梦境
屋檐下，他在时光深处
像半截木头，立在一把旧椅子上
他把自己安静到无
坐在乡村蔚蓝的时光里
他没有正面看我，而是陷入时光深处
此刻，他已经把自己放空
他的前方，是近在咫尺的田野
大地静寂，宛若天空无声的蓝

诗中的“他”显然是诗人自己，或者是那些有志于“把自己放空”的人。“大地空着”“院子空着”，这个“空”太有深意了，没有“空”哪里会有“有”，中国传统忌讳“满”，《易经》“损”卦说“时损则损，时益则益”，就是说该减少时就要减少，该增加时就要增加；老子《道德经》指出“损之而益，益之而损”，就是说一切事物如果减少它却反而得到增加，如果增加它却反而得到减损；儒家学说“满招损，谦受益”。这些都强调事物发展要把握一个分寸和时机，要留空间和余地，这是生命运行的法则，也是社会和人生运行的法则。当然儒家学说理解的“满招损”是指不能自满，而应该努力修行达到自满，但人类社会许多事情坏就在儒家追求不要自满上，让欲望无限、贪婪无度，让资源消耗

殆尽。因此，诗人这里的“空”既是一种精神境界的“空”，也是一种哲学意义的“空”，还是呼唤人类调整其行为的意义的“空”。

只有空了，才能进入“无声的梦境”，进入“时光深处”，才能淡泊如“木头”，让浮躁的心灵安静下来，让忙碌的人生停顿下来，让喧嚣紧张的社会缓和下来，“安静到无”就达到了身心平和、吉祥无恙、国泰民安的理想状态。佛教经典《心经》里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简单理解就是外物是无法惊扰一个神情安泰的心灵的，反过来说有了镇定自如的内心，外物就无法入侵。当然佛教的“色”与“空”是辩证而存并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它是一个无常、无我、缘起缘灭的复杂的哲学范畴，这里不再展开。

这种理想的生活到哪里去寻找呢？当然只有到破坏较小的乡村。只有乡村才具有“蔚蓝的时光”，只有面对“屋檐”、面对“田野”、面对“大地”，自己才能“放空”，才能身处“静谧”之中，融入“天空无声的蓝”。

我想，政府为什么紧锣密鼓开展乡村振兴？因为人类涌进城里太累了！乡村原本可以提供“无声的梦境”和“蔚蓝的时光”，这是多么的美好？乡村振兴的目的，就是让人类实现“诗意的栖居”。

我们再读另一首诗《木偶》：

大塘坪制作木偶的傅师傅，用斧劈
劈出生旦净丑，用刀削
削出忠奸贤愚，用钻镂
镂出喜怒哀乐。用乌柏雕出的木偶
无比精致，他给木偶上了色
再饰以盔头、蟒袍和兵器
栩栩如生。他手执木偶
在乐器的击打声中，排兵布阵
他绑足了劲。后来
他把自己活成了一具木偶

“劈出生旦净丑”“削出忠奸贤愚”“镂出喜怒哀乐”，本是制作木偶的过程及其产品，但师傅的木偶技艺里深含人伦道德，也展现人性的多面，有着深刻的哲学思考。“他手执木偶/在乐器的击打声中，排兵布阵/他绑足了劲”，写出了师傅对传统文化继承的忠贞，对非遗技艺的执着追求。最后一句，“他把自己活成了一具木偶”，诗锋逆转，提升整首诗的思想含量和文化含量，木偶文化融入了人生、生命和灵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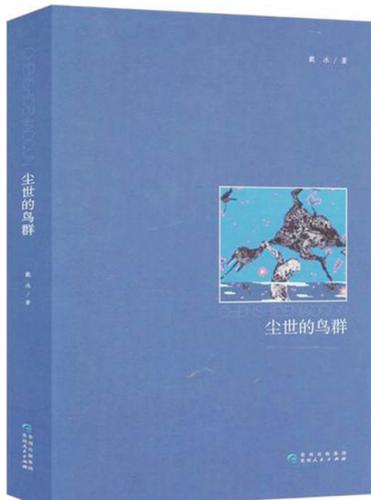
朱良德在第二辑“坐在蔚蓝的时光里”集中体现的文化之诗中，不是表面的名词罗列，而是文化血脉在诗歌语言中的渗出，文化精神在诗歌语调中的彰显，文化关怀在诗歌功能中的揭示，文化魅力在诗歌美学中的传递。其实，这种创作思路和手法，在第一辑“缓慢”的自然书写中所透视的生活文化、第二辑“坐在蔚蓝的时光里”的乡村书写中所透视的乡愁文化，以及整部诗集所体现的地域文化，都是突出而值得肯定的。

因此，《像河流进入生活》是《稻草哲学》的继承与创新，它更有着深厚的思想含量和情感含量，更有着丰富的文化含量和审美含量，通过这首诗的欣赏与解读，基本可以印证。

非常规表达中的 思与诗

——戴冰诗歌浅拾

蒋郁相



诗集不一定非要一口读完，对于作家戴冰的诗集《褐色的鸟群》我偶尔静阅，慢慢地也让书里的折页密集起来。一个折痕似乎一次或一种想法。戴冰诗歌一如他的小说，与众不同，整体呈现出诗人的超现实主义风格，展现了一个充满哲学思考、孤独与神秘的世界。

在《我所看见的事物》这首诗中，“我所看见的事物，都倒立着/像长在天空的镜子里”，这种描述打破了常规的视觉认知，以一种奇特想象构建了一个颠倒的世界。诗中的镜子、男孩、湖水等相互

交织，形成复杂的隐喻关系。镜子似乎象征着一种虚幻的表象，而男孩和湖水则代表着不同的存在状态，男孩的无法表达和湖水的容纳污垢又吐出莲花形成对比，暗示着世界的复杂和不可知。

诗中的男孩是个聋哑人，他无法表达清楚自己的想法，最终绝望地跳下堤坝。男孩的命运充满了无奈和悲剧性，他的“表达不清”象征着个体在世界面前的无力感。他就像被世界的困惑所包围，“困惑的事物逐渐靠近他/像冬天的柴禾/靠近一堆火”，这种比喻生动地写出“人”被困境所逼的生存状态。

“时间诞生出所有的事物/之后，就由不得时间了”，《车轮的中心》这一首对时间的独特理解，打破常规，将时间拟人化，同时又赋予其一种无奈的境地。时间之轴在车轮中心原地打滑，这是一种超现实的表达，说出了时间在事物发展中的无力感，或许，这也是另一种循环中的停滞。诗中“时间诞生出所有的事物/之后，就由不得时间了”，又表达了一种时间创造事物后，事物又脱离时间控制的哲学思考。就像孩子出生后会有自己的发展轨迹，不再完全受父母（时间）的掌控。

《我每天都在喂养我的空洞》这首诗，探讨了存在与虚无的关系。诗中的“空洞”是一个核心意象，“我每天都在喂养/我的空洞。它漆黑的泡沫/泛起，打着漩涡”，这里的空洞似乎就是人内心的空虚，也是一种无法满足的欲望。“我就是那空洞”这些表述，没有按照常规，将自我与虚无融为一体，去写一种对自我存在的迷茫和对创造意义的怀疑。这种对存在与虚无的探索，类似于存在主义哲学中对人类存在的荒诞性的思考。

诗人通过对“空洞”的描写，实际是写人类在创造过程中面临的困境，害怕创造出来的东西可能被虚无吞噬，而虚无又不断地等待着尚未创造的东西。诗人创造的东西都被空洞拒绝而消失，而空洞只等待吞食尚未创造的无名之物。这反映了创作过程中的矛盾心理和创作者内心的虚无与创作欲望之间的挣扎。或许，诗人在创作时常面临内心的迷茫和对自己作品的否定过程，就像这个空洞对创造物的拒绝一样。

在《一个人坐在屋子里》中，“一个人坐在潮湿的屋子里/除了一张椅子，四周堆满他模仿蛇/而褪下的皮”，更是非常规的表达，这种场景极为孤独。屋子里的人只能与自己模仿蛇而褪下的皮为伴，他的冥想、吃刻在竹片上的字、喝从未用过的墨汁等行为，都显示出他与外界的隔离。梦到屋主主人带走钥匙，且溺死在沙漠中的湖泊里，以及开门无人的情节，都强调了孤独和无法与外界沟通的状态。整首诗都在探讨孤独、自我封闭以及对外部世界的渴望与无奈，通过屋子里的人的状态和梦境揭示了一种复杂的内心世界。

由上可见，戴冰诗歌意象构建独特，明显有着荒诞和神秘色彩，还有着关于自我与世界关系的探索，更在孤独与绝望的潜在情绪中有着对生命无常的感慨，以及时间与存在的思考。这些命题在他打破常规的表达中，展现了哲思魅力，把读者带到一个充满奇幻与哲理思考的诗歌世界。

读唐诗

信笔

杨村

李白写过一首诗《嘲鲁儒》，中有“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秦家丞相府，不重褒衣人”诸句，及今而诵，仍余味悠长。

于个人而言，李白是对那些皓首穷经鲁儒的嘲讽，实际可能是个体心理的报复。李白去川漫游天下，看似狂傲不齿于仕，实则为了求仕，而求仕之不得（“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在孔孟之乡，因他不能进仕，受到当地老儒奚落，愤作此诗。一是讽刺迂腐的鲁儒——当然不仅是鲁地儒生，其他泥古不化者都是嘲讽对象。这一点，李白是极其可爱的，我也不喜欢迂腐之儒。但他把“秦家丞相”的

不重儒生视为美谈，似可商榷一回了。

秦家丞相，就是李斯。他本是顶级马屁客——在如今语境下就是国家级马屁客。生为楚人，但“度楚王不足事”而“西入秦”（见《史记·李斯列传》）。先做丞相文信侯吕不韦的舍人，由说秦而佐秦至为丞相，并使王“卒用其计谋”，成为“焚书坑儒”的作俑者。李白于此完全挺了李斯和秦始皇的“不重褒衣人”，而以此为例嘲讽众儒，窃以为有失偏颇。师古不化，固不足取，然而儒，至今仍是智囊之源也。

哆嗦一句，褒衣，是时儒生所着之衣，此指儒生。

有好事者考证，李白写这首诗时37岁，即开元二十六年（738年）。也不年轻了，如此盛气凌人，不留情面，或是狂傲性格使然。

离别赠诗，大概是唐代诗人的一种时尚，就像当今的人送酬土特产，要不怎么会流传下那么多不朽的赠别诗？《唐诗三百首》，我“好事”一回数了一下篇目，共有诗作三百零八首；其中送别怀人者概九十一首，占三分之一。以“赠”“送”为题者，比如《赠孟浩然》《赠卫八处士》《赠内人》《赠阙下裴舍人》《送魏万之京》《送僧归日本》《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等，不胜枚举。

今诵韦应物《赋得暮雨送李曹》，韩翃《酬程近秋夜即事见赠》——韦氏“相送情无限，沾襟比散丝”一句，就让我联想到刘长卿的“挥手泪沾巾”“儿女共沾巾”和李白的“却忆泪沾巾”来。而韩翃“向来吟秀句，不觉已鸣鸦”则勾起我忆起读友人王立信的情景。虽是听不到“鸣

鸦”，却至少也有布谷之鸣。《诗经》云：“鸣鸠在桑，其子在梅。”于是便临其境，怀人无限——我的朋友不正身陷险境么？他的信辗转来到手头，晨起捧读，如见其容，幽默且忧伤，就是韩翃的那种感觉。

每读唐人送别怀人之诗，我总会想起韦应物诗里的两个字——“慈柔”。是的，诗人们虽也处于危世之中，却有一种共同的意趣——空灵、温暖、宽裕和美感意境——当然也黯然神伤。所以，诗句里总会慈柔共生、心心相印，而且情意真切，感人肺腑！

后来读那种著名的诗句，如“我轻轻的走了”，尽管一再“招手”和“挥衣袖”，都咀嚼不出古人的趣味、情致，更甭提“我送别她归去/与她在此分离/在青草里飘拂/她的洁白的裙衣”。这是怎么回事呢？

荷与莲到底有什么区别，你怎么讲？解，我都难以分辨。故此，去拍花时，一会儿叫拍荷，一会儿叫拍莲。那几年，种荷风行，原先种稻的诸多良田美池统统养荷，划一的风气也就呈现神州。

我拍荷花也无耐性。按下几次快门，甚无新意感。满田的荷花竟放，拍一张与拍一万张，在我看来，都是一样的。

然而，古人偏喜以莲（还是荷？）入诗。它们一旦入诗，可就不一样了。《诗经》里早就有了——那首《山有扶苏》里就有“山有扶苏，隰有荷花”的句子。但据说，这首诗并不是赞美荷花，而是女子自喻为荷，却看不到如意的郎君，无限惆怅。

到南北朝，就有了《西洲曲》。其中“开门郎不至，出门采红莲。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彻底红。

忆郎郎不至，仰首望飞鸿。”这些句子就很儿女情长了。我第一次接触这首诗，好像就是在朱自清的《荷塘月色》里，他引用了其中的句子“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据说，李白写《长干行》时，也颇受《西洲曲》的影响——可不，他写“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不就是那种味道么？

我和朋友也曾一起采莲，剥莲蓬，拍照。但不曾有任何诗兴。现在我写莲，全因刚刚放下唐代诗人皇甫松的《采莲子》。他是这样写的：“船动湖光滟滟秋，贪看年少信船流。无端隔水抛莲子，遥被人知半日羞。”写一个采莲少女向心仪之人示爱，隔着河水看他逐船远去，慌忙抛莲子，却又担心别人看见，猜中她的心思，真是神情活现。读到这里，就想起莲的诗句和莲的事情来。唐诗中写莲的诗固然就多了，不胜枚举。比如武元衡的《赠道者》有句“若到越溪逢越女，红莲池里白莲开”。越溪就是若耶溪，西施浣纱处，就勾起人们更多遐想。温庭筠的《莲花》“应为洛神波上袜，至今莲蕊有香尘”等。

不能抄了，百抄不如一采，你们都去采莲吧！

唐代诗人中，如皎然样简淡者不乏其人，王维、孟浩然、裴迪、柳宗元，都属此类。刚刚想起他的《寻陆鸿渐不遇》一首，就联想起丘为的《寻西山隐者不遇》，贾岛的《寻隐者不遇》，孟浩然的《洛中访袁拾遗不遇》诸首。

想想，古人的生活也很有意思。在家待久了，想起自己的好友，便贸然前往，去聊天、话酒、酒话，吟诗作对——当然也只是有闲阶级，换是“带月荷锄归”劬劳烈

者，哪来如此闲情雅致？因通讯闭塞，兴致勃勃而去，门关户闭，只好看看友人生活的环境，闻闻友人的气息，或者向邻人打听一下友人行踪。若是山水清秀，赏心悦目，就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回到家来，吟下一首“不遇诗”，以寄思念之情。皎然去访问陆鸿渐时，邻人说他“报道山中去，归来时每日斜”。贾岛访友时，童子也说“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丘为则要洒脱一些，“兴尽方下山，何必待之子。”游兴已尽，何必非等你这隐者不可？后人老村去镰刀湾访老贵朴空，回来则是“老贵问所之，倚木问山阿”。然而山阿无言，只好怅然而返。老村是“为赋新诗”，恹恹娇情一回罢了。

陆鸿渐就是陆羽，小皎然二十七岁，属于忘年之交。可以说，皎然是陆鸿渐生命中的贵人，一个默默无闻青年，得到皎然悉心呵护、帮助，成了一代茶专家，写下了中国第一部茶专著《茶经》。他对茶的试验和观察基地，正是皎然住持的寺院茶园，生活上也依托皎然提供的方便。《茶经》知识、材料的积累，也多受益于皎然。

提起古人通信闭塞的生活方式，我想说句题外话：幼年时跟随父辈转山，如有同道在后，远隔一段路程，每到一岔路口必折一枝树杈，或打一草结，指向去路，致后行者不迷路，倘若如今的路标或导航系统。无论从什么角度看，古人的方式都要比今人诗意和浪漫，并赋予人无限的想象力。

顺便一说，皎然是唐代最杰出诗僧，且精通茶道。注意，是“最杰出”。俗姓谢，是南北朝时期杰出诗人谢灵运第十世孙。祖孙俩相隔三百四十五年。（待续）